

造型千變萬化 來自世界各地

胡桃夾子藏品在港展出



▲粵劇演員吳仟峰（右）及陳好述

金鳳凰演《沈三白與芸娘》

【本報訊】金鳳凰劇團於十二月份由粵劇紅伶吳仟峰及陳好述擔演新編粵劇《沈三白與芸娘》及傳統劇目《三夕恩情廿載仇》。

其他參與演出的紅伶尚包括新劍郎、廖國森、呂洪廣、高麗、溫玉瑜等。

新編粵劇《沈三白與芸娘》以唱情為主，審視沈三白與芸娘這對與世無爭的痴情夫婦的坎坷遭遇。故事講述清代作家沈三白（吳仟峰飾）與芸娘（陳好述飾）原屬姨表之親，三白於十三歲時隨母探親，後與芸娘互相愛慕。

婚後二人日遊山水，夜品花月，吟詩論古，又對月老焚香祈求他們倆生生世世，永為夫婦。然而好景不常，芸娘失歡於姑，復逆翁意，後二人被逐出家門。三白旋陷絕境，妻病無力延醫，子女不能撫養，最終以悲劇收場。

《三夕恩情廿載仇》是記述元朝兩個家族的故事。漢人范伯成意欲推翻朝綱腐敗的元朝，不幸被宇文志豪揭發，被九族株連。幸當時身為幼子的文謙寄養於范伯儒家，得逃此劫。十五年後，文謙隱姓埋名並於佛殿邂逅宇文志豪之女淑嫻，志豪亦愛其才，遂招贅為婿。婚後不久，文謙得悉廿載深仇真相，方寸大亂，欲於三更時分偷渡江南。是夜文謙無計脫身，只得向淑嫻言明真相，淑嫻忍痛將其放走。

三場演出均於晚上七時三十分開始，詳情如下：《三夕恩情廿載仇》十二月七日（星期五）於高山劇場劇院演出，《沈三白與芸娘》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五）於屯門大會堂演奏廳演出，另於十二月十五日（星期六）在葵青劇院演藝廳演出。

金鳳凰劇團的演出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門票於各城市電腦售票處發售。查詢節目詳情可電二二六八七三二五。

該節目設有演出後座談會（講者：吳仟峰、陳好述），時間為十二月二十日晚上七時半，在香港文化中心行政大樓四樓一號會議室舉行。活動免費，先到先得。



十六世紀英國人手工製造的金屬胡桃夾子，供富裕或有崇高地位的人使用



青銅製松鼠扭壓式胡桃夾子產於上世紀二十年代的德國



【本報訊】記者周怡報道：美國「胡桃夾子」博物館首次於海外展出逾五百年歷史的胡桃夾子及數千年歷史胡桃化化石展品，而有「胡桃夾子夫人」之稱的館主 Mrs. Wagner，從當地博物館內約六千件藏品中挑選出近七十件，正於香港荃灣廣場一樓中庭展出至明年一月一日。

古代簡樸 近代精巧

身穿德國傳統服飾的 Mrs. Wagner 曾是一位專業的芭蕾舞教師，通過表演《胡桃夾子》舞劇，認識了胡桃夾子，並愛上了這種大齒木公仔造型的工藝品，自此便與丈夫周遊列國，到處搜羅不同類型及具有歷史意義的胡桃夾子，並於一九九五年創立了「胡桃夾子博物館」。現年八十七歲的她在介紹展品時常提到小朋友，她說這是富有教育意義的一次展覽，一家大小都能來參加，孩子們還能夠在欣賞展品的同時，了解每一個胡桃夾子的來歷和故事。

源於德國傳統工藝的胡桃夾子，是用來開堅果用的器具，由於其造型多樣，成為了經典故事《胡桃夾子》的「主角」。此次展出的胡桃夾子展現了其千變萬化的造型，由最基本的鉗子，至傳統的士兵造型，還有聖誕老人、船長、護士、熊、狗、老鷹、松鼠等動物，更有以《綠野仙蹤》及《星球大戰》等電影中角色造型為主題的胡桃夾子，來自世界各地的胡桃夾子，手工由原始的簡樸至近代的精巧，將胡桃夾子的演變過程一一展現。

扭壓槓桿 青銅象牙

除了來自德國傳統士兵造型的胡桃夾子，此次還展出了於十六世紀來自英國人手工製造的金屬鉗，它是此次於香港展出的胡桃夾子中歷史最悠久的其中一件。此外，亦有扭壓式、槓桿式及鉗子胡桃夾子，木雕、象牙、青銅、陶瓷等各種類型的胡桃夾子；還有來自世界知名雕刻胡桃夾子的工藝世家「Füchtner 家族」的胡桃夾子，以及「卡美洛系列」胡桃夾子；「舊美國故事系列」的包括印第安人、美國開拓者大衛、克羅及西部牛仔等造型的胡桃夾子。

四十年來的收藏經驗，Mrs. Wagner 對胡桃夾子的歷史和故事有深厚的認識，她希望香港市民能夠通過此次展覽，感受胡桃夾子的歷史味道和傳統特色。詳情可瀏覽網站 www.nutcrackermuseum.com。



▲ Mrs. Wagner 手中為「卡美洛系列」之「梅林」胡桃夾子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 頌英暉劇團晚上七時十五分在紅磡高山劇院演出粵劇《雷鳴金鼓戰笳聲》。

■ 「第四十一屆法國電影節」系列之《血洗蜜月期》，晚上六時十五分在香港電影資料館電影院放映。

■ 「另眼相看」賽馬會社會紀實攝影計劃正在沙田大會堂展覽廳展出，展期至明日。

■ 劉家寶和陳瑞麟的聯展「十二生肖——龍蛇運集」現在中環季豐軒畫廊展出，展期至明日。

■ 展覽「藝綻公園 2012」現在赤柱海濱長廊展出，展期至明年一月二十六日。

■ 「甲子顏彩：林鎮輝繪畫」正在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展出，展期至明年三月十日。

新園地

責任編輯：傅紅芬



發達風水師

香港有一批著名風水師，其中僅有一位是女性，即人稱娛樂風水名人的麥玲玲。麥玲玲不僅在電視、電台講解周易文化，還客串電影，出版書籍。現在又為內地企業及房產樓盤舉辦風水講座，時薪十萬元，據稱年賺千億。為了方便在內地工作，麥玲玲最近買下深圳觀湖園一座獨立別墅，樓高三層，五千餘呎，僅夫婦二人居住。

看風水者，皆是以《周易》為依據。古人用《周易》上測天，下測地，中測人事，預測未來，決策國家大事。《周易》中的六十四卦，每一卦的每個位次上都有可能四種陰陽。

慕秋

本港的名風水師，活學活用《周易》。陳伯（真名陳朗）有富豪風水師之稱，被視為風水泰斗。他為李嘉誠看風水，李兆基、鄭裕彤等也曾找其算命和改運，陳伯還是英皇集團專屬「國師」。

另外，四代祖傳老牌鍾應堂也名聲在外，被讚工獨到，術精數準。據說其先祖曾為中國元帥葉劍英、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的祖先，在梅縣和大埔覓龍造穴，使後代英雄輩出，光宗耀祖。

蘇民峰，人稱現代賴布衣，為嬰兒取名要價不菲；而李丞責，則屬新時代的風水名人代表，帶有很強的時尚型和娛樂性。不論老嫩的名風水師，都已賺得盤滿鉢滿。

陽狀態，於是全部易卦系統共有四千多種不同的卦。讀懂《周易》非易事，顯見麥玲玲之輩也是化費了心血的。

世界末日之後，地上已無糧食，倖存的人分成兩類：食人者和不食人者。不食人者只能靠力弱，自覺危機重重，不妄信陌生人，只勢孤力弱，親者上路，找尋耕地播種，卻誤入食人族陷阱，引發大屠殺，結果雙方同歸於盡。片子並無渲染食人場面，但意識很殘酷，片終時死剩的一個女人，遇上食人族僅存的一個女人，女童裝得楚楚可憐，暗裡亮出匕首，豈料女人絕不手軟，快刀一揮，女童身首異處，而她頭也不回地踏上茫茫前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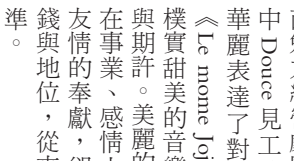
結局很慘，舉例說明。近日頗有踴躍的片子叫《分裂》（The Dyke），講述核爆後八個倖存者困在倒塌的大廈底層密室裡，而逃生門

已被軍方（防核輻射）封閉，幸而密室藏有頗多罐頭糧食，他們才苟延殘喘下來，但慢慢人性的黑暗面（權力慾、佔有慾）暴露無遺，釀成分裂和殘殺。密室變成囚獸之門，露有女主角在爆炸一刻及時穿上防護衣，從糞渠逃生，上到地面一看，但見整個城市早已成廢墟，只剩下她一人。

另一片子是《倖存日》（The Day），講述世界末日之後，地上已無糧食，倖存的人分成兩類：食人者和不食人者。不食人者只能靠力弱，自覺危機重重，不妄信陌生人，只勢孤力弱，親者上路，找尋耕地播種，卻誤入食人族陷阱，引發大屠殺，結果雙方同歸於盡。片子並無渲染食人場面，但意識很殘酷，片終時死剩的一個女人，遇上食人族僅存的一個女人，女童裝得楚楚可憐，暗裡亮出匕首，豈料女人絕不手軟，快刀一揮，女童身首異處，而她頭也不回地踏上茫茫前路。

世界末日，科幻片最愛描寫。科幻片很多時瀰漫着反烏托邦色彩，對未來世界看得悲觀，也對人性不存希望，所以獨好末日題材。世界為何會末日？電影總會在開場有所交代，原因不外乎：自然災難，或神秘病毒，或外星人入侵，或人為核爆等。不過，近日這類片子已疲於解釋，不談末日原因，只重描寫倖存者怎樣掙扎求生，如何淪為自相殘殺，意愈明確：「一切既成定局，所以莫問因由，還是看看人類怎樣結局吧。」

倖存者 吳昊



巴黎夢劇院

陳焯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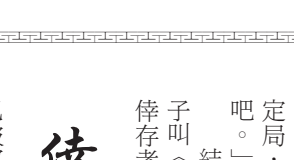
革命青年 Milou、新進女歌手 Douce、封筆已久的作曲家 Max 等紛至沓來。連 Jojo 也聞訊回家，在劇中拉琴。Felix 垂涎於 Douce，從中作梗，甚至派黨徒殺死 Jacky，劫走演出收入。忍無可忍的 Pigoi 開槍射殺 Felix，銀鐮入獄。二戰後，出獄的他看到劇場外的條幅，才驚覺 Jojo 和朋友们一直勉力經營劇團。劇中音樂令人難忘，其中 Douce 見工時唱的《Loin de Paname》華麗表達了對巴黎不離不棄的孺慕，而《Le monne Jojo》則是 Jojo 的賣藝名曲，樸實甜美的音樂教人感動於父子間的相愛與期許。美麗的旋律似乎告訴觀眾：Pigoi 在事業、感情上遭遇不幸，但他對親情與友情的奉獻，卻使他獲得最後的成功。金錢與地位，從來都不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標準。



巴黎夢劇院

陳焯舜

革命青年 Milou、新進女歌手 Douce、封筆已久的作曲家 Max 等紛至沓來。連 Jojo 也聞訊回家，在劇中拉琴。Felix 垂涎於 Douce，從中作梗，甚至派黨徒殺死 Jacky，劫走演出收入。忍無可忍的 Pigoi 開槍射殺 Felix，銀鐮入獄。二戰後，出獄的他看到劇場外的條幅，才驚覺 Jojo 和朋友们一直勉力經營劇團。劇中音樂令人難忘，其中 Douce 見工時唱的《Loin de Paname》華麗表達了對巴黎不離不棄的孺慕，而《Le monne Jojo》則是 Jojo 的賣藝名曲，樸實甜美的音樂教人感動於父子間的相愛與期許。美麗的旋律似乎告訴觀眾：Pigoi 在事業、感情上遭遇不幸，但他對親情與友情的奉獻，卻使他獲得最後的成功。金錢與地位，從來都不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標準。



巴黎夢劇院

陳焯舜

革命青年 Milou、新進女歌手 Douce、封筆已久的作曲家 Max 等紛至沓來。連 Jojo 也聞訊回家，在劇中拉琴。Felix 垂涎於 Douce，從中作梗，甚至派黨徒殺死 Jacky，劫走演出收入。忍無可忍的 Pigoi 開槍射殺 Felix，銀鐮入獄。二戰後，出獄的他看到劇場外的條幅，才驚覺 Jojo 和朋友们一直勉力經營劇團。劇中音樂令人難忘，其中 Douce 見工時唱的《Loin de Paname》華麗表達了對巴黎不離不棄的孺慕，而《Le monne Jojo》則是 Jojo 的賣藝名曲，樸實甜美的音樂教人感動於父子間的相愛與期許。美麗的旋律似乎告訴觀眾：Pigoi 在事業、感情上遭遇不幸，但他對親情與友情的奉獻，卻使他獲得最後的成功。金錢與地位，從來都不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標準。

巴黎夢劇院

陳焯舜

革命青年 Milou、新進女歌手 Douce、封筆已久的作曲家 Max 等紛至沓來。連 Jojo 也聞訊回家，在劇中拉琴。Felix 垂涎於 Douce，從中作梗，甚至派黨徒殺死 Jacky，劫走演出收入。忍無可忍的 Pigoi 開槍射殺 Felix，銀鐮入獄。二戰後，出獄的他看到劇場外的條幅，才驚覺 Jojo 和朋友们一直勉力經營劇團。劇中音樂令人難忘，其中 Douce 見工時唱的《Loin de Paname》華麗表達了對巴黎不離不棄的孺慕，而《Le monne Jojo》則是 Jojo 的賣藝名曲，樸實甜美的音樂教人感動於父子間的相愛與期許。美麗的旋律似乎告訴觀眾：Pigoi 在事業、感情上遭遇不幸，但他對親情與友情的奉獻，卻使他獲得最後的成功。金錢與地位，從來都不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標準。

巴黎夢劇院

陳焯舜

革命青年 Milou、新進女歌手 Douce、封筆已久的作曲家 Max 等紛至沓來。連 Jojo 也聞訊回家，在劇中拉琴。Felix 垂涎於 Douce，從中作梗，甚至派黨徒殺死 Jacky，劫走演出收入。忍無可忍的 Pigoi 開槍射殺 Felix，銀鐮入獄。二戰後，出獄的他看到劇場外的條幅，才驚覺 Jojo 和朋友们一直勉力經營劇團。劇中音樂令人難忘，其中 Douce 見工時唱的《Loin de Paname》華麗表達了對巴黎不離不棄的孺慕，而《Le monne Jojo》則是 Jojo 的賣藝名曲，樸實甜美的音樂教人感動於父子間的相愛與期許。美麗的旋律似乎告訴觀眾：Pigoi 在事業、感情上遭遇不幸，但他對親情與友情的奉獻，卻使他獲得最後的成功。金錢與地位，從來都不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標準。

巴黎夢劇院

陳焯舜

革命青年 Milou、新進女歌手 Douce、封筆已久的作曲家 Max 等紛至沓來。連 Jojo 也聞訊回家，在劇中拉琴。Felix 垂涎於 Douce，從中作梗，甚至派黨徒殺死 Jacky，劫走演出收入。忍無可忍的 Pigoi 開槍射殺 Felix，銀鐮入獄。二戰後，出獄的他看到劇場外的條幅，才驚覺 Jojo 和朋友们一直勉力經營劇團。劇中音樂令人難忘，其中 Douce 見工時唱的《Loin de Paname》華麗表達了對巴黎不離不棄的孺慕，而《Le monne Jojo》則是 Jojo 的賣藝名曲，樸實甜美的音樂教人感動於父子間的相愛與期許。美麗的旋律似乎告訴觀眾：Pigoi 在事業、感情上遭遇不幸，但他對親情與友情的奉獻，卻使他獲得最後的成功。金錢與地位，從來都不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標準。

巴黎夢劇院

陳焯舜

革命青年 Milou、新進女歌手 Douce、封筆已久的作曲家 Max 等紛至沓來。連 Jojo 也聞訊回家，在劇中拉琴。Felix 垂涎於 Douce，從中作梗，甚至派黨徒殺死 Jacky，劫走演出收入。忍無可忍的 Pigoi 開槍射殺 Felix，銀鐮入獄。二戰後，出獄的他看到劇場外的條幅，才驚覺 Jojo 和朋友们一直勉力經營劇團。劇中音樂令人難忘，其中 Douce 見工時唱的《Loin de Paname》華麗表達了對巴黎不離不棄的孺慕，而《Le monne Jojo》則是 Jojo 的賣藝名曲，樸實甜美的音樂教人感動於父子間的相愛與期許。美麗的旋律似乎告訴觀眾：Pigoi 在事業、感情上遭遇不幸，但他對親情與友情的奉獻，卻使他獲得最後的成功。金錢與地位，從來都不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標準。

巴黎夢劇院

陳焯舜

革命青年 Milou、新進女歌手 Douce、封筆已久的作曲家 Max 等紛至沓來。連 Jojo 也聞訊回家，在劇中拉琴。Felix 垂涎於 Douce，從中作梗，甚至派黨徒殺死 Jacky，劫走演出收入。忍無可忍的 Pigoi 開槍射殺 Felix，銀鐮入獄。二戰後，出獄的他看到劇場外的條幅，才驚覺 Jojo 和朋友们一直勉力經營劇團。劇中音樂令人難忘，其中 Douce 見工時唱的《Loin de Paname》華麗表達了對巴黎不離不棄的孺慕，而《Le monne Jojo》則是 Jojo 的賣藝名曲，樸實甜美的音樂教人感動於父子間的相愛與期許。美麗的旋律似乎告訴觀眾：Pigoi 在事業、感情上遭遇不幸，但他對親情與友情的奉獻，卻使他獲得最後的成功。金錢與地位，從來都不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標準。

巴黎夢劇院

陳焯舜

革命青年 Milou、新進女歌手 Douce、封筆已久的作曲家 Max 等紛至沓來。連 Jojo 也聞訊回家，在劇中拉琴。Felix 垂涎於 Douce，從中作梗，甚至派黨徒殺死 Jacky，劫走演出收入。忍無可忍的 Pigoi 開槍射殺 Felix，銀鐮入獄。二戰後，出獄的他看到劇場外的條幅，才驚覺 Jojo 和朋友们一直勉力經營劇團。劇中音樂令人難忘，其中 Douce 見工時唱的《Loin de Paname》華麗表達了對巴黎不離不棄的孺慕，而《Le monne Jojo》則是 Jojo 的賣藝名曲，樸實甜美的音樂教人感動於父子間的相愛與期許。美麗的旋律似乎告訴觀眾：Pigoi 在事業、感情上遭遇不幸，但他對親情與友情的奉獻，卻使他獲得最後的成功。金錢與地位，從來都不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標準。

巴黎夢劇院

陳焯舜

革命青年 Milou、新進女歌手 Douce、封筆已久的作曲家 Max 等紛至沓來。連 Jojo 也聞訊回家，在劇中拉琴。Felix 垂涎於 Douce，從中作梗，甚至派黨徒殺死 Jacky，劫走演出收入。忍無可忍的 Pigoi 開槍射殺 Felix，銀鐮入獄。二戰後，出獄的他看到劇場外的條幅，才驚覺 Jojo 和朋友们一直勉力經營劇團。劇中音樂令人難忘，其中 Douce 見工時唱的《Loin de Paname》華麗表達了對巴黎不離不棄的孺慕，而《Le monne Jojo》則是 Jojo 的賣藝名曲，樸實甜美的音樂教人感動於父子間的相愛與期許。美麗的旋律似乎告訴觀眾：Pigoi 在事業、感情上遭遇不幸，但他對親情與友情的奉獻，卻使他獲得最後的成功。金錢與地位，從來都不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標準。

巴黎夢劇院

陳焯舜

革命青年 Milou、新進女歌手 Douce、封筆已久的作曲家 Max 等紛至沓來。連 Jojo 也聞訊回家，在劇中拉琴。Felix 垂涎於 Douce，從中作梗，甚至派黨徒殺死 Jacky，劫走演出收入。忍無可忍的 Pigoi 開槍射殺 Felix，銀鐮入獄。二戰後，出獄的他看到劇場外的條幅，才驚覺 Jojo 和朋友们一直勉力經營劇團。劇中音樂令人難忘，其中 Douce 見工時唱的《Loin de Paname》華麗表達了對巴黎不離不棄的孺慕，而《Le monne Jojo》則是 Jojo 的賣藝名曲，樸實甜美的音樂教人感動於父子間的相愛與期許。美麗的旋律似乎告訴觀眾：Pigoi 在事業、感情上遭遇不幸，但他對親情與友情的奉獻，卻使他獲得最後的成功。金錢與地位，從來都不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標準。

巴黎夢劇院

陳焯舜

革命青年 Milou、新進女歌手 Douce、封筆已久的作曲家 Max 等紛至沓來。連 Jojo 也聞訊回家，在劇中拉琴。Felix 垂涎於 Douce，從中作梗，甚至派黨徒殺死 Jacky，劫走演出收入。忍無可忍的 Pigoi 開槍射殺 Felix，銀鐮入獄。二戰後，出獄的他看到劇場外的條幅，才驚覺 Jojo 和朋友们一直勉力經營劇團。劇中音樂令人難忘，其中 Douce 見工時唱的《Loin de Paname》華麗表達了對巴黎不離不棄的孺慕，而《Le monne Jojo》則是 Jojo 的賣藝名曲，樸實甜美的音樂教人感動於父子間的相愛與期許。美麗的旋律似乎告訴觀眾：Pigoi 在事業、感情上遭遇不幸，但他對親情與友情的奉獻，卻使他獲得最後的成功。金錢與地位，從來都不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標準。

巴黎夢劇院

陳焯舜

革命青年 Milou、新進女歌手 Douce、封筆已久的作曲家 Max 等紛至沓來。連 Jojo 也聞訊回家，在劇中拉琴。Felix 垂涎於 Douce，從中作梗，甚至派黨徒殺死 Jacky，劫走演出收入。忍無可忍的 Pigoi 開槍射殺 Felix，銀鐮入獄。二戰後，出獄的他看到劇場外的條幅，才驚覺 Jojo 和朋友们一直勉力經營劇團。劇中音樂令人難忘，其中 Douce 見工時唱的《Loin de Paname》華麗表達了對巴黎不離不棄的孺慕，而《Le monne Jojo》則是 Jojo 的賣藝名曲，樸實甜美的音樂教人感動於父子間的相愛與期許。美麗的旋律似乎告訴觀眾：Pigoi 在事業、感情上遭遇不幸，但他對親情與友情的奉獻，卻使他獲得最後的成功。金錢與地位，從來都不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標準。

巴黎夢劇院

陳焯舜

革命青年 Milou、新進女歌手 Douce、封筆已久的作曲家 Max 等紛至沓來。連 Jojo 也聞訊回家，在劇中拉琴。Felix 垂涎於 Douce，從中作梗，甚至派黨徒殺死 Jacky，劫走演出收入。忍無可忍的 Pigoi 開槍射殺 Felix，銀鐮入獄。二戰後，出獄的他看到劇場外的條幅，才驚覺 Jojo 和朋友们一直勉力經營劇團。劇中音樂令人難忘，其中 Douce 見工時唱的《Loin de Paname》華麗表達了對巴黎不離不棄的孺慕，而《Le monne Jojo》則是 Jojo 的賣藝名曲，樸實甜美的音樂教人感動於父子間的相愛與期許。美麗的旋律似乎告訴觀眾：Pigoi 在事業、感情上遭遇不幸，但他對親情與友情的奉獻，卻使他獲得最後的成功。金錢與地位，從來都不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標準。

巴黎夢劇院

陳焯舜

革命青年 Milou、新進女歌手 Douce、封筆已久的作曲家 Max 等紛至沓來。連 Jojo 也聞訊回家，在劇中拉琴。Felix 垂涎於 Douce，從中作梗，甚至派黨徒殺死 Jacky，劫走演出收入。忍無可忍的 Pigoi 開槍射殺 Felix，銀鐮入獄。二戰後，出獄的他看到劇場外的條幅，才驚覺 Jojo 和朋友们一直勉力經營劇團。劇中音樂令人難忘，其中 Douce 見工時唱的《Loin de Paname》華麗表達了對巴黎不離不棄的孺慕，而《Le monne Jojo》則是 Jojo 的賣藝名曲，樸實甜美的音樂教人感動於父子間的相愛與期許。美麗的旋律似乎告訴觀眾：Pigoi 在事業、感情上遭遇不幸，但他對親情與友情的奉獻，卻使他獲得最後的成功。金錢與地位，從來都不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標準。

巴黎夢劇院

陳焯舜

革命青年 Milou、新進女歌手 Douce、封筆已久的作曲家 Max 等紛至沓來。連 Jojo 也聞訊回家，在劇中拉琴。Felix 垂涎於 Douce，從中作梗，甚至派黨徒殺死 Jacky，劫走演出收入。忍無可忍的 Pigoi 開槍射殺 Felix，銀鐮入獄。二戰後，出獄的他看到劇場外的條幅，才驚覺 Jojo 和朋友们一直勉力經營劇團。劇中音樂令人難忘，其中 Douce 見工時唱的《Loin de Paname》華麗表達了對巴黎不離不棄的孺慕，而《Le monne Jojo》則是 Jojo 的賣藝名曲，樸實甜美的音樂教人感動於父子間的相愛與期許。美麗的旋律似乎告訴觀眾：Pigoi 在事業、感情上遭遇不幸，但他對親情與友情的奉獻，卻使他獲得最後的成功。金錢與地位，從來都不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標準。

巴黎夢劇院

陳焯舜

革命青年 Milou、新進女歌手 Douce、封筆已久的作曲家 Max 等紛至沓來。連 Jojo 也聞訊回家，在劇中拉琴。Felix 垂涎於 Douce，從中作梗，甚至派黨徒殺死 Jacky，劫走演出收入。忍無可忍的 Pigoi 開槍射殺 Felix，銀鐮入獄。二戰後，出獄的他看到劇場外的條幅，才驚覺 Jojo 和朋友们一直勉力經營劇團。劇中音樂令人難忘，其中 Douce 見工時唱的《Loin de Paname》華麗表達了對巴黎不離不棄的孺慕，而《Le monne Jojo》則是 Jojo 的賣藝名曲，樸實甜美的音樂教人感動於父子間的相愛與期許。美麗的旋律似乎告訴觀眾：Pigoi 在事業、感情上遭遇不幸，但他對親情與友情的奉獻，卻使他獲得最後的成功。金錢與地位，從來都不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標準。

巴黎夢劇院

陳焯舜

革命青年 Milou、新進女歌手 Douce、封筆已久的作曲家 Max 等紛至沓來。連 Jojo 也聞訊回家，在劇中拉琴。Felix 垂涎於 Douce，從中作梗，甚至派黨徒殺死 Jacky，劫走演出收入。忍無可忍的 Pigoi 開槍射殺 Felix，銀鐮入獄。二戰後，出獄的他看到劇場外的條幅，才驚覺 Jojo 和朋友们一直勉力經營劇團。劇中音樂令人難忘，其中 Douce 見工時唱的《Loin de Paname》華麗表達了對巴黎不離不棄的孺慕，而《Le monne Jojo》則是 Jojo 的賣藝名曲，樸實甜美的音樂教人感動於父子間的相愛與期許。美麗的旋律似乎告訴觀眾：Pigoi 在事業、感情上遭遇不幸，但他對親情與友情的奉獻，卻使他獲得最後的成功。金錢與地位，從來都不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標準。

巴黎夢劇院

陳焯舜

革命青年 Milou、新進女歌手 Douce、封筆已久的作曲家 Max 等紛至沓來。連 Jojo 也聞訊回家，在劇中拉琴。Felix 垂涎於 Douce，從中作梗，甚至派黨徒殺死 Jacky，劫走演出收入。忍無可忍的 Pigoi 開槍射殺 Felix，銀鐮入獄。二戰後，出獄的他看到劇場外的條幅，才驚覺 Jojo 和朋友们一直勉力經營劇團。劇中音樂令人難忘，其中 Douce 見工時唱的《Loin de Paname》華麗表達了對巴黎不離不棄的孺慕，而《Le monne Jojo》則是 Jojo 的賣藝名曲，樸實甜美的音樂教人感動於父子間的相愛與期許。美麗的旋律似乎告訴觀眾：Pigoi 在事業、感情上遭遇不幸，但他對親情與友情的奉獻，卻使他獲得最後的成功。金錢與地位，從來都不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標準。

巴黎夢劇院

陳焯舜

革命青年 Milou、新進女歌手 Douce、封筆已久的作曲家 Max 等紛至沓來。連 Jojo 也聞訊回家，在劇中拉琴。Felix 垂涎於 Douce，從中作梗，甚至派黨徒殺死 Jacky，劫走演出收入。忍無可忍的 Pigoi 開槍射殺 Felix，銀鐮入獄。二戰後，出獄的他看到劇場外的條幅，才驚覺 Jojo 和朋友们一直勉力經營劇團。劇中音樂令人難忘，其中 Douce 見工時唱的《Loin de Paname》華麗表達了對巴黎不離不棄的孺慕，而《Le monne Jojo》則是 Jojo 的賣藝名曲，樸實甜美的音樂教人感動於父子間的相愛與期許。美麗的旋律似乎告訴觀眾：Pigoi 在事業、感情上遭遇不幸，但他對親情與友情的奉獻，卻使他獲得最後的成功。金錢與地位，從來都不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標準。

巴黎夢劇院

陳焯舜

革命青年 Milou、新進女歌手 Douce、封筆已久的作曲家 Max 等紛至沓來。連 Jojo 也聞訊回家，在劇中拉琴。Felix 垂涎於 Douce，從中作梗，甚至派黨徒殺死 Jacky，劫走演出收入。忍無可忍的 Pigoi 開槍射殺 Felix，銀鐮入獄。二戰後，出獄的他看到劇場外的條幅，才驚覺 Jojo 和朋友们一直勉力經營劇團。劇中音樂令人難忘，其中 Douce 見工時唱的《Loin de Paname》華麗表達了對巴黎不離不棄的孺慕，而《Le monne Jojo》則是 Jojo 的賣藝名曲，樸實甜美的音樂教人感動於父子間的相愛與期許。美麗的旋律似乎告訴觀眾：Pigoi 在事業、感情上遭遇不幸，但他對親情與友情的奉獻，卻使他獲得最後的成功。金錢與地位，從來都不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標準。

巴黎夢劇院

陳焯舜

革命青年 Milou、新進女歌手 Douce、封筆已久的作曲家 Max 等紛至沓來。連 Jojo 也聞訊回家，在劇中拉琴。Felix 垂涎於 Douce，從中作梗，甚至派黨徒殺死 Jacky，劫走演出收入。忍無可忍的 Pigoi 開槍射殺 Felix，銀鐮入獄。二戰後，出獄的他看到劇場外的條幅，才驚覺 Jojo 和朋友们一直勉力經營劇團。劇中音樂令人難忘，其中 Douce 見工時唱的《Loin de Paname》華麗表達了對巴黎不離不棄的孺慕，而《Le monne Jojo》則是 Jojo 的賣藝名曲，樸實甜美的音樂教人感動於父子間的相愛與期許。美麗的旋律似乎告訴觀眾：Pigoi 在事業、感情上遭遇不幸，但他對親情與友情的奉獻，卻使他獲得最後的成功。金錢與地位，從來都不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標準。

巴黎夢劇院

陳焯舜

革命青年 Milou、新進女歌手 Douce、封筆已久的作曲家 Max 等紛至沓來。連 Jojo 也聞訊回家，在劇中拉琴。Felix 垂涎於 Douce，從中作梗，甚至派黨徒殺死 Jacky，劫走演出收入。忍無可忍的 Pigoi 開槍射殺 Felix，銀鐮入獄。二戰後，出獄的他看到劇場外的條幅，才驚覺 Jojo 和朋友们一直勉力經營劇團。劇中音樂令人難忘，其中 Douce 見工時唱的《Loin de Paname》華麗表達了對巴黎不離不棄的孺慕，而《Le monne Jojo》則是 Jojo 的賣藝名曲，樸實甜美的音樂教人感動於父子間的相愛與期許。美麗的旋律似乎告訴觀眾：Pigoi 在事業、感情上遭遇不幸，但他對親情與友情的奉獻，卻使他獲得最後的成功。金錢與地位，從來都不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標準。